

若斯潘经济思想浅析

童光荣

在1997年5月举行的法国议会大选中,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社会党的第一书记若斯潘入主马提尼翁宫,取代了右翼政府总理朱佩,在法国又一次出现了左右共治的局面。面对着朱佩政府留下的失业率日益攀高,经济发展缓慢,全国性的游行示威,罢工抗议接二连三的政治经济局面,若斯潘政府上台后,所实行的提高最低工资,增加某些福利,修改移民政策等一些与朱佩政府相逆的举措得到了利益相关的大部分中下层法国公民的拥护,同时也受到东西方各国的关注。然而若斯潘本人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呢?对他近年的关于经济的言论,尤其是他关于法国经济政策的主张追丝寻迹很有意义。

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在总统大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党的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密特朗进入爱丽舍宫后,大力推行他本人倡导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进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在经济政策上采取增加福利补贴,提高最低工资,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和改革税制等措施。其时作为社会党的中坚,担任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若斯潘在课堂上、学术讨论会的讲坛上和面向社会公众的演说台上大力宣传社会党的纲领,积极地为密特朗的经济政策溢美。1981年5月他在一次题为“应该做什么”的演说中说到:今后国家在经济领域里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密特朗任法国总统后不久,若斯潘就担任了法国社会党的第一书记。密特朗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加强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采取“计划化”“国有化”等措施,通过扩大需求来刺激生产,以推动经济复苏。对此,若斯潘以一个忠实的凯恩斯主义的信徒,自称自己具有纯正的、清晰的凯恩斯思想,极力主张应该加强国家计划。然而,密特朗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使法国经济回升,反而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不得不时而采用“赤字财政”,时而采用“先放松后紧缩”等经济措施。这时,若斯潘以其坚定的凯恩斯主义信念,竭力捍卫社会党执政初期的既定的经济政策。他抨击那些措施是动摇不定、急功近利、目光短视的短期经济行为。他与当时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经济学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甘、皮埃尔·莫果维希以及弗朗索瓦·奥朗德等人唇枪舌战。他指责:“这些经济学家在构制社会党的经济纲领中和那些立法依据中存在着多么明显的不足,带着多么深厚的自由派色彩”。1982年至1985年之间,以皮埃尔·莫鲁瓦为总理的政府继续推行密特朗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扩大以国有化为主的经济结构改革。然而,法国经济形势未见好转,改革的经济效果在法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不出来,广大居民对政府的改革政策日感失望与不满,因而导致1982年3月省议会选举中执政的社会党遭到惨败。于是,社会党内和政府内发生争论,对改革计划和经济政策各种意见相左。此时,作为社会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若斯潘估计以他的威望和观点,他的言论能为社会党的大多数所接受。他疾呼:某

些动摇国有化的新经济政策不是社会党人的。他在《团结》杂志上撰文：国家干预经济不是一个题外话。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通道，它将给我们的经济政策带来巨大的变化。在他的鼓动和影响下，尽管社会党和政府内部就改革的速度、内容、步骤和方式方法进行了调整，但是，主体上还是按照密特朗的经济主张，即社会党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实施的。这时，法国的经济有所回升，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企业投资有所增加。然而，好景不长。

“国有化”运动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国的经济困难，它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因这些而消失。这为右翼政党提供了攻击的理由。以保卫共和联盟为首的右翼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从根本上否定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措施。右翼在1986年3月16日的立法选举中战胜了左翼的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主席雅克·希拉克出任总理，在法国出现左右共治的时代，希拉克组织的新政府上台后提出了一项庞大的私有化计划，该计划不仅涉及到社会党政府收归国有的一部分企业，而且包括了战后初期由戴高乐政府实行的国有化企业，从而在法国的政坛上和经济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时，若斯潘以他坚定的社会党的信念，抨击右翼政府的举措。他说：“我们应该经得起自由化的风浪，社会党应该占领地盘，应该重新崛起。”

1988年密特朗开始他第二个七年总统任期，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挫折，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欢庆他们的胜利，一方面又掀起大规模的自由化、私有化浪潮。这无疑也冲击着社会党的内部，动摇着社会党既定的经济政策和方针。继而社会党也组成了以党内自由化倾向人士皮埃尔·贝雷戈瓦为总理的政府班子。贝雷戈瓦上台后，围绕《非通货膨胀》的信条，以捍卫法朗的坚挺性来建立他的经济政策。膨胀政策是密特朗第一个任期的前段所实施的

经济政策，他以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主导，采取措施鼓励私人消费的增长，通过减税或扩大国有部门以促进生产投资的增长，采取不同的措施增加就业机会，以此刺激法国的经济增长。若斯潘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作为贝雷戈瓦政府班子里的国民教育部部长的他，在制定经济政策中不能扮演第一类主要角色，起不到核心作用。但是，他巧妙地散布微言，接二连三攻击贝雷戈瓦，暗示贝雷戈瓦的经济政策不是最好的。他不仅不支持供应学派的自由化经济政策，而且有意地抵制、反驳，他说：“不能让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完全占据社会党。”他还为国民教育提出一个很昂贵的财政预算政策，与贝雷戈瓦的自由化的紧缩性经济政策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宣布且提出政策的依据是“只能这样才能回到有利需求的轨道上，不能跌倒在过去的习惯性的做法上。”

出于其他的意图，若斯潘曾在社会党的周刊《星期五》撰文写道：“如果我们想重新达到我们伟大的均衡——外贸、货币、通货膨胀。为什么不想出一个经济模式，同时借用凯恩斯和马克思的，更好地安排经济改革的结构？我相信我们能够考虑并且得到法国经济增长的新话语的。”他在《解放报》上这样写道：“反常的现象，古典经济论的重新出现，这也是非常接近马克思的。”而且他还重申自己跟随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是“一种分析的工具，不是社会党的圣经”。象社会党其他的经济学家一样，若斯潘为了给社会党的政治纲领、经济政策做注脚，断章取义地从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剽取只言片语，甚至俨然象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实质上不过是为反击右翼和社会党内的自由化经济政策而寻找理论武器。

一个时期，当社会党内自由化经济政策的主张占上风的时候，若斯潘似乎也作了妥协。因此，对法国经济的某些见解与他们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同时带有非常自由化的色调。譬如他主张实施捍卫法朗坚挺性的货币政策，甚至充当皮埃尔·贝雷戈瓦的“大均衡经济、不均衡非平等挖洞性的社会”阵地的前哨。但

是，从整体上，若斯潘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脱离社会党的政治、经济主张。他在1989年7月26日发表的文章《争论带来的》里主张大家应该有“一个平分的经济”；希望特别是给“那些非工资收入的人们更活的工资收入”，而且必须着手“一个大的税收改革”，他主张通过扩大直接税，增加工资福利的政策。法国是西方主要的福利国家之一，其“福利国家政策”实施甚早，其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费用的膨胀，不仅造成一项难以压缩的数额巨大的财政开支，还削弱着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物质前提。巨大的福利开支同经济发展争夺资金，影响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福利的某些措施，使一些人产生对社会和政府的依赖，社会救济和补助在某种条件下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后果。它是造成法国当今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1995年5月上台的右翼总统希拉克为了实施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增强法国经济活力的主要施政目标，任命朱佩组阁，着手“改革”，进行“国家福利政策”调整。因此而出台的朱佩“改革”方案就是以大幅度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为宗旨，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税收等等。这必然会触犯一些人的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开支是维护法国公民现有生活条件的保障，任何一项开支的削减必然会对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引发了法国社会的大动荡，全国性的抗议接连不断。以若斯潘为第一书记的社会党抓住这一时机，抨击右翼的改革措施，利用法国居民的情系，主张冻结朱佩内阁推出的社会改革计划。因而在1997年的议会立法选举中，赢得了空前的胜利。

失业问题是法国长期困扰的严重问题，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失业率逐年升高。90年代以来都是在10%以上，近年来达到12%以上，失业人数上升到300多万，尤其是青年人失业率高达25%。这样，相当一部分人因失业必须靠领取救济金维持生活，这不但扩大了社会福利开支，扩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低的经济增长又不能提供

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失业率继续攀高。另一方面，青年人的就业水平低，更容易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失业问题也是法国左右翼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作为左翼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若斯潘对此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早在1987年3月他就在新闻杂志上撰文写道：“应该避开两个暗礁：第一是重取过去太乐观的空话；第二是听任失业漫延。必须强调大家应该重新披上盔甲迎接新的战斗。”不过，若斯潘认为法国的失业问题是由于抑制通货膨胀和紧缩的自由化经济政策所致。他主张遵守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通过扩大需求来刺激生产，以推动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岗位来解决失业问题。

1993年立法选举，左派政府垮台后，社会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和经济学家莫衷一是，若斯潘仍坚持他的经济信条。他说：“正统特点窒息了斗争”。他在《解放》报上宣告“冲破正统经济的时候来到了”。他的一些经济思维和方法也感染了右翼的一些领导人。如右翼的前议长飞利浦·塞甘等人就接受了他的某些观点。他说：“应该给出一个新的经济思想的定义。明确表示不涉及用非竞争危机代替竞争的货币贬值。我们应该倒置我们过去经济政策的本质。今天，大家对于价格、预算亏空和失业应该有一个可计量的固定目标。为了就业，为了经济增长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固定的可计量的目标，要同外贸成为多余的、经济在衰落中走向破产的下降模式决裂，丢掉固执己见，告别摇摆不定。现在是我们放弃‘贝雷戈瓦主义’，与皮埃尔·贝雷戈瓦制定的坚持将近十年的强自由化的刺激和货币供应政策相决裂的好时机。”从过去到现在，若斯潘公开地显示出自己所遵守的是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在他的行动中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凯恩斯理论。可见凯恩斯思想在法国政府中又卷土重来了。他本人的经济思想被法国经济界和舆论界称之为“带辣味的凯恩斯思想”。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曾国安)